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

第十八回 仗義疏財解圍茶館 賞心樂事並響名園

且說到了強種女學開學的那一天，黃子文絕早起來，等他母親梳洗已畢，便叮囑了那老婆子無數若干的話。老婆子要穿要吃，只得唯唯從命。黃子文又拼著肉痛，替他母親制了一幅鋪蓋，一套粗布衣裳，說是到學堂裡去，身上污穢了，有礙衛生，學堂裡就要革逐的。其實一古腦兒還不到一台花酒的下腳。閒話表過。子文那日送了他母親進強種女學。強種女學的董事、司事人等，待她十分恭敬，而且處處都按著教習的禮節。

他母親預先得了兒子叮囑，說：「你此去是當學生，處處須還他學生的規矩。」所以兩邊都弄得侷促不安。第一天將就過了。

第二天，要請這老婆子去上講堂演說了，這老婆子如何能夠呢？

便把根由底細，一五一十的說出來。董事聽了，方始恍然大悟，跟手寫了一封西文信給黃子文。黃子文正在西薈芳底袁寶珠家，碰二十塊二四架的麻雀，忽然接到新馬路華安裡書局裡轉送過來的一封信。拆開一看，是張外國信箋，用拼音讀去，是：

「密司脫黃：你的母親到我們學堂裡唸書，她的年紀大了，不合格了，請你另外再給她找一個地方吧。」下頭簽著名字是佛蘭英。黃子文隨手一擦道：「這老乞婆真真是惹厭！」等到黃子文回去，他母親早端端正正坐在家裡了。黃子文咕嚕了幾句，也就丟開。第二天，只得給了他母親五十塊洋錢，叫她：「回到紹興鄉下，安穩穩的過日子去，不要在上海混攪了。」他母親生平沒有見過整封洋錢的，現在看見這麼一卷光華燦爛的東西，早笑得她眼睛沒縫。當日收拾收拾，趁便船回她的紹興去了。黃子文就如拔去了眼中釘肉中刺一般，好不鬆快。

轉瞬之間，便是中秋。黃子文有的是洋錢，早將各處店帳，一律開發清楚。便有幾個同志的，什麼王開化、沈自由，平時窮的和叫化子一般，到了節上，更是束手待斃，打聽黃子文得了田雁門這筆巨款，便一個個的轉他的念頭。黃子文酌量交情，一點一點綴，也有念塊十塊的，也有三塊五塊的。這班人得了這個意外接濟，自然是感激涕零了。到了中秋這一天，天氣清明，風日和美，黃子文無家一身輕，有錢萬事足，用過早飯，便踱到四馬路昇平樓，泡了一碗茶，看那些娘姨大姊討嫖帳的，來往如梭。黃子文想起去年今日，在日本東京時候，欠了精養軒十塊金圓，被他逼得走投無路，終究上了趙警察公署，弄得第二日《讀賣報》上上了這條新聞，朋友們看見了，個個嘲笑。

正在那裡暗暗的記念，肩頭上有人拍了一下，嚇了一跳。

忙看時，原來是同淘的周第六週大文豪。只見周大文豪皺著眉頭，指著旁邊一個相幫、一個娘姨道：「黃兄，我不過欠了他們一台菜錢，十幾個局錢，今天竟在茶館裡坍我的台！你替我處分處分看。」那娘姨邁開點魚腳，上前將黃子文打量一回，見他戴著一頂外國細呢窄頂的帽子，一身外國黑呢的衫褲，俏皮得緊，裡面露出一個楊紀色的軟胸；襟前黃澄澄的掛著一條光緒通寶銅錢銀鏈，鏈上還有兩個墜子，是紅寶石的，鮮豔的如玫瑰花顏色一般；嘴裡銜著一隻蜜蠟雪茄煙管，邊上也鑲著金子，知道此人很有錢，有他招架，就不怕了。當下吱吱喳喳的對子文說道：「外國大少，倪先生末叫小桃紅，住勒咭尚仁裡。格位周老，從前是搭招商局裡烏老一淘格。烏老末是倪格老客人，俚薦撥仔倪，吃仔一台酒，叫仔十幾個局，倒說就此野雞縮仔頭，連人面才勿見哉呀！」倪去問問烏老，烏老說：

「我老早搭耐說，叫兩個局是勿礙格，吃酒是我勿管帳格！」倪聽仔急煞快，尋仔俚好幾球，尋俚勿著。今朝剛剛碰著哉，倪阿要問俚討格注銅錢格落。」黃子文把周大文豪叫了過來，說：「現在事已至此，你該怎樣打算打算？」周大文豪道：「我有什麼打算？吃的在肚裡，穿的在身上！我的台已經坍了，聽憑她們把我怎樣罷了。」黃子文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的，凡事總得有個過場。自古道：『殺人抵命，欠債還錢。』你難道連這兩句都忘記了麼？」周大文豪聽他一番埋怨，只得骨都著嘴，坐在一旁。

黃子文屈指一算道：「一台酒八塊。」那娘姨搶著說道：

「外國大少，俚連下腳才勿曾付格，要算十二塊喲！」黃子文皺著眉頭道：「這太難了。」又道：「十幾個局，算他十五塊洋錢，加上十二塊洋錢，一共二十七塊洋錢。也算不了什麼事！」

「一面說，一面在身邊摸出一卷鈔票。周大文豪見他摸出鈔票，肯替自己惠鈔，便沒口子的說道：「黃兄，你代我解了這場圍，賽過重生父母，再世爹娘了！」說罷，也不管有人在旁沒有人在旁，爬下來，就和黃子文磕了一個頭。黃子文搖頭道：「你的奴隸性質太重！」隨手檢出二十塊錢——兩張匯豐銀行鈔票，捏在手裡，對那娘姨道：「有二十塊錢在這裡，可拿去勾了帳。」

「那娘姨道：「外國大少，依耐算也要二十七塊喲，那哼現在只得念塊介？」黃子文道：「我是代朋友還帳，不是我自己還帳。你既嫌長道短，這事就不與我相干了，你去和他自己說吧！」

「說罷，便將鈔票收回。那娘姨慌了道：「外國大少，耐總算照應倪格，念塊末就是念塊哉噲。」黃子文方才拿出，重新遞了過去。

那娘姨錢已到手，便對那同淘的相幫道：「阿虎叔，倪去吧。」方始登、登、登的下樓而去。這裡看的人也滿了，還有人嘖嘖的在那裡稱贊黃子文仗義疏財。

回轉身來且說周大文豪，見黃子文代他惠了嫖鈔，那種刻骨銘心的樣子，描摹也描摹不出來。黃子文反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便立起身來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我要去吃飯了。」隨手摸了兩個角子，叫堂倌算清茶帳，還多下三四個銅圓，周大文豪搶在手中道：「借給我坐東洋車吧！」黃子文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對他道：「拿去，拿去！」周大文豪笑嘻嘻的跟著下樓。到了昇平樓門口，黃子文向周大文豪拱拱手道：「再會，再會。」

回身出西薈芬，到金如玉家裡，是樓下房間。一掀門簾進去，金如玉已經在那梳洗了。見了黃子文，滿面堆下笑來，連說：

「坐■，坐■！」黃子文隨意向沿窗一把紅木大理石的椅子上坐下，看金如玉掠鬢修眉，塗脂抹粉。如玉道：「耐是勿曾吃中飯格來噲？」黃子文點點頭。如玉便喊老姆姆拿筆硯過來，黃子文寫了一樣糟溜魚片，一樣紅爆雞丁，一樣米粉肉，十張薄餅，一碗酸辣湯，叫到雅敘園去叫。老姆姆接過條子，探頭出去，喊相幫快去快來。不多一會，菜已來了，老姆姆擺下杯筷。黃子文對金如玉道：「你為什麼不吃？」金如玉道：

「倪剛剛起來勒，吃勿落來裡。」黃子文無話，便巍然上坐了。如玉梳好了頭，過來斟了一杯酒，說：「耐慢慢叫用，倪到後頭換衣裳去。」黃子文一人獨酌，甚是無聊。飲到半酣，就叫盛飯上來。用過飯揩過面，金如玉已換好衣裳出來，坐在那裡吃水煙。黃子文便問她道：「你今天可去坐馬車？」如玉道：

「倪犯嚟不銅錢噲，耐阿請倪？黃子文道：「部把馬車，有什麼大不了事！你們只管到森大去喊就是了，叫他上在我帳上。」

如玉自是歡喜。一面傳話出去，一面又挨延兩個時辰。看看表上，已指在三點左右，又叫相幫去催了一遍馬車。馬車來了，黃子文又叫他去配部轎車，預備自己坐。這不是黃子文的道學，他怕同如玉坐了，有人看見不甚方便之故。霎時轎車配好，二人各自上車，如玉又叫黃子文同她到福利公司去買些零碎東西，黃子文只得應允。

一鞭才發，便如風馳電掣一般。到了福利公司，如玉揀了許多洋紗之類，算帳不過二十餘元。黃子文摸出一張五十塊的鈔票來，找出二十多塊洋錢塞在身上，覺得沉甸甸的，便用手巾包了，交代如玉帶去的娘姨小阿金。二人又在四馬路兜了個大圈子，才到張園。過了泥城橋，滔滔滾滾，看那大自鳴鐘上，已經三點五十分了。黃子文將自己的表拿出來一對，剛剛慢了五分。抽出發條，撥得一模一樣，仍復將表藏好。正是「車麟麟，馬蕭蕭」一片聲響。忽聽前面發起喊來，黃子文頓吃一驚。